

· 科技与社会 ·

文章编号:1000-8934(2023)4-0084-07

DOI:10.19484/j.cnki.1000-8934.2023.04.023

# “人类世”的人文内涵及启示

唐兴华

(清华大学 科学史系,北京 100084)

**摘要:**作为地质学概念的“人类世”,有着丰富的人文意涵。在对“人类世”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我们很容易将其误解为支持“人类中心主义”或者等同于“资本主义社会”。首先需要以上误解进行澄清:“人类世”并未过分强调人的独特价值,与“人类中心主义”无关;“人类世”并非完全遵从现代社会的资本逻辑。在对概念澄清的基础之上,进而研究“人类世”的核心涵义,即:“人类世”更加关注“人—技术—自然”的整体力量,强调多元联结和凸显关系的多样性。最后,通过澄清和阐释“人类世”的核心内涵,其将会给我们带来诸多启示,例如如何看待人类世中人与技术的一体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新型关系等。综合理解人类世涵义,有助于理解变化,借助契机重构人类思维方式和社会组织模式,形成与地球共同发展的新的稳定态。

**关键词:**人类中心主义;资本世;多元联结;人与技术;人与自然;地方性

**中图分类号:**N031 **文献标识码:**A

人类世(Anthropocene)最初是伴随着环境危机而出现的,“是在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性环境问题这一背景下提出的”。<sup>[1]</sup>人类世概念引起广泛关注要归功于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他在参加墨西哥地球系统会议时首次提出人类世概念。随后,他和生物学家尤金·斯托尔默(Eugene Stoermer)于2000年在《全球化学简报》的41期论文中对人类世进行正式介绍。<sup>[2]</sup>2002年克鲁岑在《自然》(Nature)上重述了他对人类世的理解。<sup>[3]</sup>随着克鲁岑在不同场合对人类世概念的推广,人类世逐渐受到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的关注。

人类世(Anthropocene)一词来源于希腊语,前半部分“anthropo”是“人”的意思,后半部分“-cene”借自“Holocene”(全新世)一词后半部分。人类世凸显人的力量,意味着人类的力量像风力、太阳能等诸多自然力量一样成为一种新的地质营力<sup>①</sup>,能够改变地球的状态。在整个四十五亿年的地球历史中,人类是迄今为止第一个能够靠自身力量对地球造成如此巨大影响的物种。“人类世意味着人类

活动累积的冲击,可与地球过往历史所有行星规模的地质事件并驾齐驱。”<sup>[4]</sup>人类对地球造成的影响具有时间短、速度快、程度大、范围广等特征,这些特征使得人类给地球留下了不可逆转的痕迹。这些痕迹将持久地留在地层中,足以作为新时代的标志。正如克莱夫·汉密尔顿(Clive Hamilton)所言:“人类在全球环境中的印记已经变得如此巨大和活跃,以至于在影响地球系统功能方面可以与一些大自然的强大力量相匹敌。”<sup>[5]</sup>到目前为止,人类世在科学界依旧引发争议:就时代而言,我们是否进入了人类世?人类世的定义和起始日期是什么?标志着进入人类世的“金钉子(Golden Spike)”在哪里?对人类世的激烈讨论引起地质学家的关注,国际地层委员会成立专门的人类世工作组(Anthropocene Working Group, AWG),试图在地质层寻找证据以证明我们生活在人类世。

然而,我们不应止步于从地质学层面证明人类世是一个新时代,更应看到人类世使得一些早已存在的关系以触目惊心方式呈现出来,以警醒人类

收稿日期:2022-5-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生态文明视野中的气候正义问题研究”(21BZX042);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合成生物学伦理、政策法规框架研究”(2018YFA0902400)。

作者简介:唐兴华(1992—),女,山东烟台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技术哲学、STS研究。

<sup>①</sup> 地质营力有内力和外力之分。内力是地壳构造的运动,如地震等;外力是大气、海洋、河流和冰川的运动。在传统地质学那里,人是不包括在地质营力里的。

观念的变革。“人类世概念的意义并不局限于地质学,它足以引起每位关心人类命运的哲学家的重视。”<sup>[6]</sup>对人文学者来说,他们并不依赖科学上对人类世的解读和理解,而是借助人类世的人文意涵和特征,将其作为一个启示性的概念,借此阐释自身的理论或者构建新的理论,以迫使人们改变观念,重建新的稳定态。正如生态批评家杰里米·戴维斯(Jeremy Davis)所说,“人类世这个想法一开始就有发散裂变的潜质,不同领域对这个概念理解各不相同。”<sup>[7]50</sup>不同领域学者从自身领域出发对人类世进行解读,利用人类世概念带来的变化和启发重新思考自身学科的发展范式和人类未来发展方向。但这种创造性解读和扩展也可能曲解人类世的涵义,造成一定混乱和误解。对人类世的误解不利于我们认识新变化,采取行动。因而,我们必须对人类世的人文意涵以及带来的启示进行探索。

## 一、关于人类世概念的两点澄清

人类世作为一个新概念,其中蕴含着新的变化与契机,但就其本身而言并未支持某种主义。我们可以利用人类世的契机,形成顺应当下全球新变化的发展模式。但诸多学者在借鉴人类世概念过程中,对其进行的创造性解读脱离人类世原意,不利于我们认清人类世概念。因而,我们必须在对人类世概念进行澄清的基础上,凸显人类世的人文涵义。

### 1. 人类世概念不支持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世(Anthropocene)与人类中心主义(Anthropocentrism)的英文词非常相似,二者都突出了人的作用和力量,但具有根本性差异。一方面,人类中心主义是当代环境哲学常用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在价值论上强调人的独特性。人类中心主义只承认人的价值和独特性,认为人是一切价值判断的出发点和中心,人类优于他者,凸显人的绝对地位,其它存在者都是服务于人类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下的保护地球,并非真正基于地球自身而尊重地球,是以人类价值为衡量的尺度,去理解和尊重动植物,实际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恋。比如圈养动物等,这并未尊重动物本然的生活生

命状态,看似在保护动物,实际上是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自我感动。但人类世概念强调人的作用和力量并非凸显人的独特性和优越性,而是非常尊重动物和植物的样态,允许其以本然的方式呈现自身。“人类世迫使我们放弃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学会欣赏这个世界本身。这种欣赏不是从确保人类生存的利益视角出发,而是在尊重生物多样性的本真状态的程度上欣赏。”<sup>[8]1-18</sup>人类世概念刻画了人类对地球的塑造,也只是为了突出人类在影响地球状态过程中成为一股重要力量,并不意味着人类是超越一切的独特存在。“强调人类成为全球地质变化的重要力量,并非要否认自然营力的作用,更不是要用人的力量替代自然力量。”<sup>[9]</sup>人类世并非意味着人类可以掌控自然,自然完全从属于我们,这不是一个证明掠夺自然合理性的词。“人类世不是一个宣扬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人类并不处于人类世图景的中心。”<sup>[7]7</sup>

另一方面,人类世概念突出和承认了多方力量的纠缠,将人类拉下神坛。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在《历史的气候:四个论题》一文中强调了人类世的非人类中心取向以及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sup>[10]</sup>人类世概念虽承认人类力量,更突出多方的互动对地球的影响。实际上,人类世概念强调的人类的巨大力量是指与周围环境紧密连接的人的力量。“人类世不是一个人类中心主义的概念,它重新定义了人类的含义。人类不是世界的中心,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部分不可分割。”<sup>[11]</sup>人类世中的人类和非人类紧密联系,强调人的力量指的是包括人在内的诸多人类—非人类共同的作用和力量。但诸多学者忽视了人类世概念的这一意涵,继续凸显人的绝对性,将人类神化。他们甚至认为人类是上帝的物种,能够将地球玩转于股掌之中。生态现代主义者就将人类世概念解读为人类中心主义,他们在《生态现代主义宣言》<sup>①</sup>中强调,人类世是一个好的时代,人类世意味着给了我们机会,让我们创造星球。他们喜欢引用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的话:“我们就像神一样,履行着神的职责。”<sup>[12]</sup>但实际上,人类世概念所强调的人并非传统理解视域中的纯粹生命体的人,而是与自然和技术力量紧密相关的人。因而,人类世中人类成为塑造地球的强大力量指的是在人与自然的共

① 《生态现代主义宣言》主要表达了对人类世到来的欢喜之情,认为我们可以利用技术创造一个好的人类世。

生样态下所体现出来的多元力量。

人类世概念强调多方力量的纠缠蕴含了对人类的限制。人类世使得我们更直观地认识到,我们并不能左右世界的生成与发展,更不能完全把控或消除自身行动所产生的后果。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危机都是人与地球共同作用的结果。“人类世中人类可以大规模改变地球生态系统,这是一种力量的体现;同时,人类世也使得很多地质变化及其后果完全出乎我们意料,呈现不可逆转的状态,给我们带来深深的无力感。”<sup>[13]</sup>许多学者没有充分意识到人类世中人的联系性和有限性,从而担忧人类世的到来而对其大加批判。例如,《走出人类世》<sup>[14]</sup>一书便将人类世概念误解是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类世是人类意识上的错位。

## 2. 人类世不是“资本世(Capitalocene)”

人类世是资本主义社会和现代技术发展的结果,但人类世不是“资本世”。杰森·摩尔(Jason W. Moore)认为,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逻辑造成当前的环境危机和社会问题。人类世恰恰是伴随这些危机而被凸显出来的,就其自身而言,并未突破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逻辑,因而,人类世不足以成为一个新时代,建议将人类世改名为“资本世”。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模式是建立在二元论的基础上,人类世没有对二元组织的重要原则进行反思和突破。<sup>[15]79-84</sup>

资本主义社会追求利润和增长,利用技术对自然廉价处理,因而导致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对自然的廉价处理意味着我们可以利用技术造出我们需要的东西,而不必依赖自然。资本主义社会不仅将自然看作资源库,更是对人进行剥削,将人看作资源。“资本主义一直是一个让自然免费或者低成本工作的系统。资本主义不仅让自然处于廉价的地位,更是将人也仅作为劳动力放在廉价的位置。”<sup>[15]11</sup>因而,资本主义社会的运行模式剥夺了自然,更异化了人。只要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下,就必然会破坏环境,使人异化。简言之,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逻辑就是以破坏地球持续发展能力来实现自身的增长的。“资本主义与真正的生态文明不相容,因为它是一个必须不断扩张的系统,促进超出人类需求的消费,同时忽视了不可再生资源 and 地球废物同化能力的限制。”<sup>[16]</sup>这与人类世本质不同,人类世强调人与自然的融合,促使我们意识的自觉。伊安·安格斯(Ian Angus)和约翰·贝拉

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与环境并不相融,想要实现人类的发展,不能在资本主义体制下修补,必须彻底抛弃目前存在的发展模式,跳出资本主义发展框架。<sup>[17]</sup>

人类世概念冲击了现代社会的自然观,重建对自然的敬畏,为我们提供一个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构建社会组织模式的契机。人类世承认自然价值,强调人与自然的一体关系。此外,人类世恰好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即人类活动对地球生态所产生的深刻影响,超越以往的任何地质时代。“人类世把人类对地球的影响这个扣人心弦且不言自明的故事浓缩到了一个词里。”<sup>[7]79</sup>最后,资本主义社会是积累的逻辑,积累与灭绝是一体两面的。而人类世还要延续上千年,并不必然地选择资本主义社会组织形态。人类世并非意味着走向灭绝,恰恰是教我们如何更好地持存与发展。所以不能将人类世改名为“资本世”。人类世提醒我们将注意力放在人类世造成的变化上,而不是人类世的命名上。

## 二、人类世概念的涵义： 凸显多元联结的关系

人类世能够将我们早已存在的关系和矛盾直观地呈现出来,以逼迫人们改变观念,推动思想的变革。因而,人类世最重要的涵义不在于地质学层面的新特征,而在于人类世所蕴含的人文涵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未来的存在方式和历史走向。人类世概念能够重新激活多元力量,通过强调多元的互联状态来反抗现代性,同时提供新出路和新方式。因为现代社会按照资本逻辑运行,当前出现的环境问题凸显其封闭性、片面性与暴力性。人类世将我们对环境的破坏凸显出来,同样也是环境不可逆转的证明。我们可以借助人人类世概念带来的启示,重建新的宇宙观。

人类世概念强调了人与自然的新关系,承认多方力量的交织。人类世凸显多元行动者的力量和互动共生状态,强调多元性、联结性和关系性。“在人类世存在着多种非人类的观点,每一种观点都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与世界中发生的事情相关……我们更应该关注这多样的状态。”<sup>[8]1-18</sup>人类世中的人本就蕴含着联系和多元互动,人类世强调人与周围

环境的互动和关系。人的强大也只有在和周围环境互动进化的过程中才得以日益体现。人类世概念强调多元,我们需要从多元的视角出发尊重不同的可能性。“人类并不是‘楚河汉界’中唯一重要的行动者,所有其他生命只能做出反应。顺序恰恰相反,人类与地球同在,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力量也是故事的主角。”<sup>[15]59</sup> 人类世尊重不同行动者的样态,但也强调共同行动,共同的意识自觉。但这种共同行动不再是有外在的统一性,而是不同行动者自身在行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改变对整个地球的影响。一言以蔽之,人类世强调多元行动者的无外在统一性的共同行动。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对人类世的理解很好地把握了人类世概念的内涵。在拉图尔看来,全新世是一个稳定的时期,我们正是在全新世的稳定中建立了现代文明。而人类世意味着一切都发生变化。我们只有承认人类世,借助这个契机,重新认识变化和可能性,才能改变我们从现代承袭而来的各种实践,重新进行组合,重新分配行动能力,找到新的思考方式。“我们之所以要借助人类世这个概念,是因为人类世的事实性能够作为一个让人文学者都承认的基本术语,彻底重构人类能力,终结人类中心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古老形式。”<sup>[18]185</sup> 因此,拉图尔借鉴人类世的变化,构建了盖娅思想。人类世概念就像巫师的魔法棒,将被规定的不同行动者释放出来,从而使得它们呈现出自身具备的多样性、混合性和连结的状态。人类世的到来意味着地史中各种力量混融一片,真的像在巫婆的药锅里一样混合和多样。<sup>[18]183</sup> 正是人类世的到来,使我们更直观真切地感受到不同行动者之间的动态互动,所有行动者都动态地处于不同的网络中。

拉图尔将人类和非人类统称为行动者,认为这些行动者并非是具有固定的属性,而是能够根据不同情景敞开自身的属性,与其他行动者进行交换。<sup>[19]</sup> 因此,行动者的存在没有明确不变的界限,他们一直处在与社会的互动中,处在各种不同的情景和连结中。人类世在全球范围内调动行动者的行动能力。此外,唐娜·哈拉维(Donna J. Haraway)强调了不同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建构性,认为无论是细菌还是人类,所有的行动者都处在相互作用和相

互影响中。“一个共同的宜居的世界必须是被一点一点地组成的。”<sup>[20]</sup> 人类世<sup>①</sup>是由多物种的故事和实践组成,人类并不是唯一重要的行动者,所有行动者都是地球故事中的主角。她通过重新扩展“亲属(kin)”这个词的涵义,展现了行动者与其周围世界的关系状态。亲属允诺了延伸和重组,所有地球上的行动者都具有亲属关系。<sup>[21]</sup> 她认为人类世意味着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是什么,我们都需要与地球上的行动者共同制造与组成,并且共同处于多元行动者的互动状态中。

无论是拉图尔还是哈拉维,都从一定视角下阐释了人类世时期人与非人存在者的广泛联系。人类世概念强调不同行动者之间的组合和动态发展关系,更加关注不同视角的交汇。“拉图尔和哈拉维是从哲学家的视角为生态危机的当下提出一种后人类或者非人类中心的叙事方式,寻找重构全球生态网络和人类集体行动的新型能动。”<sup>[22]</sup> 他们紧紧把握住人类世概念的人文涵义而对人类世进行阐释。此外,人类世概念也强调人获得了改变整个行星地表环境和生态系统的能力。人类世中的人的力量指人借助技术与周围环境的广泛联系所产生的力量。借此,人也将行动能力和意识扩展到全球。因而,人能够有意识地唤醒宇宙,借助科技手段,对地球进行检测,在与地球的互动中维持地球的和谐与稳定。正如詹姆斯·拉伍洛克(James Lovelock)强调的,人类世不仅将人与其周围环境的紧密关系得以动态呈现,更是强调了人类的责任和守护意识。在人类世,人类有能力作出重大决策,每一个行动都具有全球的意义。因而,人类要更多地利用自身的力量,担负起更多的责任去保持关系的稳定。<sup>[23]</sup>

虽然人类世概念关注人类整体的力量,但这种力量是差异的同一性。因而,承认差异的广泛联结和在关系中强调人的力量是人类世的内涵,注重多元行动者的人类世概念展现了其包容和开放的状态。人类世是一个充满可能的时代,在理解人类世的过程中,必须对人类世给我们带来的启示进行探索。唯有此,才有助于形成对人类世的综合理解,才能更好处理统一与多元、地区与整体、个体与集体等重要问题。

① 哈拉维将人类世看作是资本增值驱动的结果,认为人类世是一个边界事件。因而,她强调走出人类世,走出资本增值的时代,走向她创造的克苏鲁世(Chthulucene)。实际上,人类世不是一个边界事件,而是一个全新的时代,哈拉维倡导的克苏鲁世就是人类世。

### 三、人类世概念给我们带来的启示

人类世本身具有的内涵和特征,启示我们在新时代下重新关注人与周围关系以及人的生活状态。首先,人类世概念展现了人与技术的新关系,阐释了人由自然人转变为“技术人”;其次,人类世概念更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建自然的神秘和对自然的敬畏;最后,人类世概念意味着地方性,强调兼顾地方性的整体行动。

首先,人类世中的人是与技术紧密相关的人,也就是“技术人”。人类世所呈现出的所有变化都与人和技术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人类世将人与技术的交织状态推到最大。技术似乎成为人的义肢,与人处于一个动态互构和互为边界的状态中。人在与技术的互动中成为人本身,而技术也是在人的变化下不断塑造自身,随着人的需求不断改变自身的形式。人在与技术的动态互构的过程中不断促进人与技术的发展。对人与技术的紧密相关,互成共生的关系,法国哲学家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从本体论层面进行了讨论。他认为人无本质,技术是人的本质,技术是人的外在化器官。<sup>[24]</sup>人类世意味着人借助外在化器官(技术)将影响力扩展到全球。“人类世意味着人类文明走到一个终结性又是开端性的阶段。是自然文明向技术文明过渡的阶段。”<sup>[25]</sup>所谓终结就是人与技术之间的弱联系变成强联系,人与技术在互动中前进。孙周兴将人类世看作是自然人向技术人的转变。这种自然人并非指没有技术影响的人类自然状态,而是指人类精神的表达方式由哲学、宗教变为技术,技术对人类精神的影响力大大加强。人类世意味着人类的界限被打破,技术日益提升着人类各种能力,更新或改变着人的生存状态。同样,人类世让我们意识到必须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我们处于“有思”的状态中。在孙周兴看来,人类世意味着我们与技术关系的转变,我们由原来的技术外在于我们的状态变成技术与我们共同存在,技术在身体和精神两方面对人进行塑造,是与我们身体融为一体的。

其次,人类世强调人与自然的紧密关系,重建对自然的敬畏。人类世打破了现代社会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局面,强调以一种新的状态理解人与自

然关系。“人类世的到来,为研究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新视角,阐明人类—自然耦合系统。”<sup>[26]</sup>人类世重建自然的神秘性和人对自然的敬畏。只有重塑人对自然的敬畏,才能保证在尊重自然存在的所有行动者本然样态下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类世中的人不再是与客体对立的主体,我们不能再将人作为独立的图形从其蕴含的背景中割裂出来。“‘人类世’蕴含的要点在于人和地球开始了一种新的关系,因为我们不可能再装成是自然永恒背景前的唯一主角,自然也已经放弃了背景这个角色。”<sup>[27]</sup>

人类世中的人是“anthropos”,“anthropos”是被技术化了的人,是与自然紧密相关的技术人。因而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再是“人—自然”,而是“人—技术—自然”。人类世展现了技术人与自然相互依赖,互动共生的关系。人类系统和自然系统之间密不可分,相互缠绕,人类对自然破坏的后果最终都会返回到自身。所以,人不能将自然作为独立于人的资源对其进行随意剥削和改造。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也提醒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sup>[28]</sup>任何人类的活动都有非人类的参与,任何非人类的活动都有人类经验的痕迹。“人们不再是观察自然世界的旁观者,我们就身在其中,造成变化。”<sup>[29]</sup>我们之前认为的“自然”现象都变得不“自然”,地球上再难找到脱离人的活动的客观存在物;同样,人的行动显然也深受非人类环境的影响,环境也以变化着的新样态对人进行塑造。“地球的发展充斥着各种错综复杂巧妙的联系,联系着各种经济体和洋流、生态系统和板块构造,也充斥着气候学家所称的‘遥联’(teleconnections)。”<sup>[30]</sup>人类正是在和自然的互动中成其自身。地球上任何地方都不存在100%的自然系统,即便是无人踏足的森林也因人类活动而间接受到影响,这所有的影响都是人与技术共同作用的结果。“环保主义者常说‘野生’的自然,或者说‘不受人类束缚的’自然,‘自发的’自然,野生的自然从来都是神话。”<sup>[31]</sup>

人类世中的人与自然关系是创造性的、生成性的、多层次的生命创造关系,技术人一直在与自然互动中推动“人—技术—自然”的发展。“存在的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自然失去了外在性和他者性,人类被重新插入“自然”之中,自然就是我们。”<sup>[32]</sup>如果我们将现在生活的时代放在更深层的地质时间中去看,我们就会发现,人

与周围的环境的关系从来都不是能够割裂开来看待的。

最后,人类世概念立足地方性,强调基于地方性的共同行动。在人类世,不同行动者根据不同的区域状态展开行动。这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按照统一规则进行行动,每个区域必须根据实际的自然状态和人们的生活条件制定适合当地的行动方式和应对环境的政策。不同的国家和区域环保的目标和进度也不相同,比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要承担的责任和环保的目标有很大不同。我们应在兼顾整体和地方的过程中根据各区域不同的状态制定属于当地的环保策略。人类世的地方性使得人类只能理解与自己生活相关的环境,而不再能够对超脱生活之外的地方作出判断。<sup>[33]</sup>全球思考、地方行动(think globally, act locally)在人类世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从来没有人能够全球地思考,能做的无非是基于地方的、实存的自然进行思考和行动。当然,人类世强调的地方性与共同行动并不冲突,人类世强调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连结(connexion),非整体(total)。这种基于地方性的连结最后能够依靠在其中的行动者状态带动全球的改变,而不需要一个超越不同行动者的外在统一性。人类世允诺了人与非人行动者的价值,并关注所有行动者互动的过程中形成的联系。

在人类世,没有超越地方性的统一的环保策略,也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生态目标。当然,地方性不意味着缺乏共同行动,原则上地方性行动和整个地球的发展息息相关。同时,也不存在依据外在的、抽象的统一组织而制定行动策略。所有行动者在立足地方进行行动过程中激发共同行动的可能性,这个共同行动不再是外在的框架,而是自我的形成。这可以用拉图尔的盖娅进行阐释,尽管我们回答的是局部问题,但是这些部分都是共同行动中的存在,会在某个时候被插入到共同行动框架中。<sup>[34]</sup>我们应该呼吁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环境组织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理事会,以便更好地监测和支持区域治理机制。

人类作为堪比自然力的地质力量,要为这一新时代的来临负主要责任。因为人类世到来意味着打破地球之前的稳定状态,要在人类力量突出情况下重建新的稳定态。人类在构建新稳态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这意味着人类开始反思和审视自己的位置和责任。在全面理解人类世涵义及带来新变

化基础上,探索如何在社会层面作出调整适应这个新稳态。“我们研究人类世并不仅仅是为了弄清楚它的现在状态,更重要的是接下来的进一步行动。认识人类世,是为了制定指导我们进一步行动的策略,给我们未来给予方向和策略的指导。”<sup>[15]</sup><sup>89</sup>如今的地球,不是一个孤立存在的“自然环境”,而是与人互相影响的关系性存在。人类和其他生物、自然环境之间休戚与共。我们要认清人类世带来的新变化,借助这个契机,更新自然观和价值观,采取行动,缓解生态危机。这并非是因为环境危机已然严重威胁我们的生命,以至于不采取行动就会死亡。而是如果我们还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不及时采取措施,我们将会错过最佳的行动机会,从而会使得结果不可逆转,未来难以想象。

## 参考文献

- [1]刘学,张志强,郑军卫,等.关于人类世问题研究的讨论[J].地球科学进展,2014,29(5):640-649.
- [2]Crutzen P J, Stoermer E F. The “Anthropocene”[J]. *IGBP Newsletter*, 2000, (41): 16-18.
- [3]Crutzen P J. Geology of Mankind [J]. *Nature*, 2002, (415): 23.
- [4]西蒙·路易斯,马克·马斯林.人类世的诞生[M].魏嘉儀,译.台北:積木文化,2019:13.
- [5]Hamilton C. Define the Anthropocene in Terms of the Whole Earth[J]. *Nature*, 2016, 536(7616): 251.
- [6]孙周兴.何为哲学的转向——关于《人类世的哲学》[J].哲学动态,2022(1):29-32+127.
- [7]杰里米·戴维斯.人类世的诞生[M].张振,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 [8]Vetlesen A J. *Cosmologies of the Anthropocene: Panpsychism, Animism, and the Limits of Posthumanism*[M].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 [9]包茂红.人类世与环境史研究——《大加速》导读[J].学术研究,2020(2):110-116.
- [10]Chakrabarty D. The Climate of History: Four Theses[J]. *Critical inquiry*, 2009, 35(2): 197-222.
- [11]Mahaswa R K, Widhianto A. Questioning the ‘Anthropos’ in the Anthropocene: Is the Anthropocene Anthropocentric? [C]//SHS Web of Conferences. *EDP Sciences*, 2020, 76: 01040.
- [12]Hamilton C. The theodicy of the “Good Anthropocene”[J].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2016, 7(1): 233-238.
- [13]Heise U K, Christensen J, Niemann M.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 [14]宋冰(编著),托比·李思,白书农.走出人类世[M].北京:中

- 信出版集团, 2021.
- [15] Moore J W.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 : Nature, History, 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M]. Oakland: Pm Press, 2016.
- [16] Angus I. *Facing the Anthropocene : Fossil Capitalism and the Crisis of the Earth System*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6: 196.
- [17]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 人类世危机 [J]. 王坤宇, 张桂丹, 译. 哲学探索, 2020(1): 154—161.
- [18] 布鲁诺·拉图尔. 面对盖娅: 新气候体制八讲 [M]. 陈荣泰, 伍启鸿, 译. 新北: 群学出版社, 2019.
- [19] Latour B. *Pandora's Hope :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0.
- [20] Haraway D.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 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Chthulucene [J]. *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e*, 2016, 34—76.
- [21] Haraway D. 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Plantationocene, Chthulucene: Making Kin [J].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2015, 6(1): 159—165.
- [22] 张振. 超越人文主义: 人类世批评的四个面向 [J]. 北京电影学院学报, 2022(11): 39—47.
- [23] 詹姆斯·拉伍洛克. 新星世: 即将到来的超智能时代 [M]. 古滨河,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39—74.
- [24] 贝尔纳·斯蒂格勒. 技术与时间 1: 爱比米修斯的过失 [M]. 裴程,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0.
- [25] 孙周兴. 人类世的哲学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0: 115.
- [26] “人类世”: 研究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视角 [J]. 地理教育, 2004(6): 1.
- [27] 彼得·斯洛特戴克, 贝尔纳·斯蒂格勒. “欢迎来到人类纪”: 彼得·斯洛特戴克和贝尔纳·斯蒂格勒的对谈 [J]. 许煜, 译. 新美术, 2017, 38(2): 23—34.
- [28]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9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06.
- [29]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Research Council. *The Business of the Environment—our strategic direction* [Z]. Swindon: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Research Council, 2013: 2.
- [30] Davies J. *The Birth of the Anthropocene* [M].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6: 8.
- [31] Holmes R. The Anthropocene ! Beyond the Natural ? [M] // *The Oxford Hand — book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62—73.
- [32] Baskin J. Paradigm Dressed as Epoch: The Ideology of the Anthropocene [J]. *Environmental Values*, 2015, 24(1): 9—29.
- [33] Latour B. *Facing Gaia :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e Regime* [M].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7: 74—109.
- [34] Arènes A, Latour B, Gaillardet J. Giving Depth to the Surface: An exercise in the Gaia — graphy of Critical Zones [J]. *The Anthropocene Review*, 2018, 5(2): 120—135.

## On the Humanist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Anthropocene and Its Revelations

TANG Xing—hua

(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of Science,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As a geological concept, the Anthropocene has a rich humanistic connotation.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reting the Anthropocene, it is easy to misunderstand it as supporting “Anthropocentrism” or equating it with “capitalist society”. First of all,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misunderstandings: the Anthropocene does not overemphasize the unique value of human beings and is not an Anthropocentrism; the Anthropocene does not fully comply with the capital logic of modern society. Based on the conceptual clarification, the core meaning of the Anthropocene is examined; the Anthropocene is more concerned with the overall power of “human—technology—nature”. It emphasizes pluralistic connections and highlights the diversity of relationships. Finally, by clarifying and interpreting the core meaning of the Anthropocene, it will give us many insights, such as how to view the integ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technology in the Anthropocene, and the new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A comprehensive understanding of the meaning of the Anthropocene will help us understand change and use the opportunity to reconfigure our way of thinking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to form a new stable state of co—development with the Earth.

**Key words:** Anthropocentrism; Capitalocene; pluralistic connections; human and technology; human and nature; locality

(本文责任编辑: 崔伟奇 郑泉)